

热书推荐

# 去哪儿找女人的好时光

文/曾焱冰

没完没了的好时光，当写下这个书名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并不是甜美的幸福感，也没有任何岁月静好的从容感受，而是带着一丝伤感和惆怅。

童年时的好时光是荡起的秋千、飞过的蜻蜓、姐妹间的笑闹、躲在阳光下的蝉鸣……但这些被解不出的方程式、跑不完的五千米打乱了，还有兜里永远羞涩的零花钱和父母失望时的哀叹、学画时被自己搞得面目全非的大卫和放榜时名落孙山的绝望。

终于长大了，恋爱了，好时光是冬夜里紧握着你的那双温暖的手，是一起看过的日出日落，是清晨的早餐和半夜里一起发疯的火锅，是江边并肩看潮水的起起落落。但那些说出的诺言没过多久就散去了，在向前急急奔走的路上，我们丢失了彼此。在不断变换的世界中不停改变的人生里，没有什么才是真正的永恒，两个人的相遇，或许只是一段恰巧同路的旅程。



程。

当孩子的哭声在瞬间响起，初为人母的欢乐幻化成泪水，此后的好时光便是夜晚宝贝香喷喷甜睡的面孔，是她咿咿呀呀的学语，是为她做的饭菜被她贪婪地一扫而空，是你牵着她的小手，慢慢行走，想带她一起看尽这世间百态与花开花落。但你又总会在忙碌的时候对她心生愧疚，埋怨自己，为什么不肯抛下一切，只专心陪着她长大。空气污染、交通堵塞、犯罪率上升，每一个

细微的事件都会让你神经敏感，怨自己没给她更好的环境，让她无所顾忌地成长。然后孩子的叛逆期来了，贪玩不肯学习时，你恨不得打她的小手。她随时随地想挣脱你的束缚，你却在千方百计地向她靠近。但你也知道，这必定是一条渐行渐远的路，她是飞向天空的小鸟，而你与她共聚餐桌旁的日子，会越来越少，只是每炒一道菜时，都会不自觉地想到，这是她最爱吃的啊……

当我为自己这本书起名为“没完没了的好时光”时，就是希望以一种抗衡的姿态，以更努力、更执著和更有勇气的方式挑战生活。实际上，再平凡的人生、再悲伤的际遇中，也会隐藏着无数个欢乐美妙的时刻，我们需要做的便是发掘它、感受它，让自己的心不再是无底的深渊，而是能承载住点滴幸福的容器，即使在漫长而荒凉的旅程中，也可以聚集一点点光亮，照亮前途。

热书推荐

# 论一名女作家的自我修养

文/名字里都有个狐

我们这一代的年轻女性，只怕是最迷茫又最不迷茫的。受过高等教育，拥有了分辨是非的能力。工作，有了赚钱的能力。获取知识的途径如此容易，却因为生在物质丰盛年代，应对危险多少有些经验不足。我们走入了社会，男人们却没有走入家庭，面对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时，多少有些不知所措。欲望那么多，渴求大于付出，才总是会有荒诞般的心理落差。不相信爱情，却因为受了小说、电影角色的影响，身处恋爱、婚姻时，明明百般算计，最后却总是跟了心去走。

七八十年前，有个张爱玲，最擅长描写她那个年代的男人们和女人，她笔下的故事，直到现在还被广为传播。文艺青年们，几乎没有不读她的。

到了现代，却鲜少有那么一个作家，能把现代人的心理疾病，行为背后的小心思，选择之下的无奈和自尊，烦恼和欲望，以及暗暗涌来表面平静底下却波涛万丈的痴心妄想写的明明白白。

第一次知道半岛璞，是看到豆瓣友邻推荐她的《一名情妇的自我修养》，文字老到，



人物关系和辗转心思交代的很清楚。看不见的刀光剑影里，有真心也有无奈。结尾处倒有几分《色戒》的感觉。

一时间惊为天人，半岛璞发文不多，但几乎篇篇都是精品，《每个女人都有一个中产阶级的梦》，我看了三遍。这篇文章，友情、爱情、心计、浅薄，女人和男人之间的战争，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……两个女人，争了那么久，却是双输。短短几千字，就像战场，惊心动魄、荡气回肠。而偏偏，她却能在文字里写出优雅和不动声色。

因珠玉在前，半岛璞的新书《我们无法再享有天真和浅薄》，刚一拿到手，就迫不及

待看起来。她大概是最擅长描写都市年轻女性的作者吧，她笔下的女人们，各有各的优雅，各有各的狼狽。在现实生活面前装腔作势，维持着一份岌岌可危的体面。她们，从来不会为爱情或为哪个人赴汤蹈火，但遇到事情时，最终依然会选择跟随内心。

她笔下的女人们，和张爱玲笔下的女人一样，虽不讨喜，但总让人讨厌不起来。她们就是你我，就是众生。

我看书向来慢，这本却只用了两晚上就看完。一个字一个字细细读，还做了很多笔记。读完只觉口齿留香，字字珠玑。但若以更高的要求来看的话——比如说，和张爱玲做对比，她的文字，却又显得稚嫩许多。

她更擅长描写辗转心思，对故事的书写，稍显不足。她更擅长描写女人，对男人，却总是一笔带过。同样运笔如刀，张爱玲已修成武林高手，最短的时间，一刀致命。而半岛璞，却在柔和中丧失了先机。

然而，这有什么关系呢？她才二十多岁，还有大把的时间和机会去生活，去观察，去磨炼。



少年巾幗

## 记忆的盛夏

文/李韵帷(长郡中学)

记得在燥热的那个八月，我独自一人拖着沉甸甸的行李箱在汽车站候车。送别了母亲的千叮万嘱，我慌乱地翻遍了整个衣服口袋，找出几枚硬币，全部投进了电话箱，匆匆按下那熟悉的电话号码。

“喂，您好！”电话那头依旧温和的声音，她依旧那般客气温柔，当时却给我一种莫名的疏离感，我只好听讷地回了句“喂”。

沉寂是先被她打破的：“你要走了吗？”她似是在叙述一件与她毫不相干的事。我愣了愣，不着边际地“嗯”了一句。“现在吗？”她缓缓道，我呆呆地回答“嗯”。我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或者该说什么，毕竟就在一个月前我还信誓旦旦地和她说要一起奋战中考，如今却转身离她而去，我的心中充斥着负罪感。正当我沉浸于自己的思绪时，那端的她云淡风轻的说：“祝你学业有成，我先挂了。”未等我说如何，听筒里已传来刺耳的嘟嘟声。

久违的声音，一声比一声刺耳，将我拉回了现实，什么友谊天长地久，全都是哄人的，随即我哑然失笑，怅然地拿着听筒，迟迟不肯放下，直到汽车的鸣笛声将我轰醒。我脑海里一片空白，无奈中只好放下听筒，匆匆拿起行李，踏上了东去的汽车。

直到一个月后，我收到了她的来信，惊喜之余更多是惊诧。信的署名竟还是我取的外号，她竟知道我的新学

校、新班级，以至我的新班主任，而我清晰地记得那个暑假我对她的话无非是“嗯啊哦”之类的敷衍，用此来掩饰内心的不安。

我忐忑不安地展开那封信，第一句：“你怪我了吗？”现在还重要吗？我在心中默想，第二句：“我知道你肯定怪我了。”信里她说，暑假没来找我是因为我让我安心学习；她说提前挂电话，是因为她真的害怕自己下一秒的眼泪就会夺眶而出；她说现在才寄信过来是因为害怕我的气还没消；她说她不喜欢让坐到自己右手边的人陪她流泪，因为她不想看到我难过。

记忆中，两个人模仿韩剧《来自星星的你》那样一起买炸鸡，在大雪里冻红了手，却仍旧比手画脚说着自己的男神。她总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我的邋遢，然后又不厌其烦地帮我整理。她总是放学后等我的那个人，是陪我一起走黑楼梯害怕我摔着的人。她是那个习惯带两份德芙来诱惑我的人。她总是为我这个心不灵手不巧的家伙折很多千纸鹤。她总是摘下花插在我的发梢上。和她在一起，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。我习惯了她谈笑风生又略带嘲讽的表情，习惯了她吃饭时不安分的手总往我盘里夹菜，习惯了她吐槽各种狗血剧情却依旧陪着我。

记得当时年纪小，你爱谈天我爱笑，那年的盛夏，我们相遇，记忆中的盛夏，我们暂时别离，你不变的笑靥深藏我心。